



洪放，桐城人，现居合肥。中国作协会员，安徽省作协副主席，合肥市作协主席。

亲爱的小弟：

总是在不经意间想起你。昨天，一位铁路上的老作者来送他的书。闲聊中，不知怎么就提到了你。我心一颤。虽然已经快三年了，但心颤的感觉一点也没变。我听不得别人说你的名字，但是，往往，总在不经意间，就听到了。小弟你生前也是个交游广泛的人，很多人说起你，都是十分可惜，言语间总是感叹：走得太早了。为人爽快，相当能干。

其实，这些都不是作为兄弟的我，太过于注重的。我们兄弟姐妹，几乎在成年之后，都是以自己的力量，过着自己的日子。比如你，高中毕业后，虽然没能上大学，学习你心仪的美术，但你到铁路上工作后，一直不断上进，十几年时间，从最基层的一线干到了公司的中层。你为自己铺了一条鲜花路，可是，谁能料到：命运无情地将这条路给湮埋了。小弟，有时候，我们感叹命运不公，然而，在这不公的命运之前，我

洪放致小弟——

们又能如何呢？

想起你病重期间那眼神，忧郁，沉痛，苍茫。在病床上，我们一次次叙说童年乡间的往事，回忆村子里的老人们。有一次，你难得地说起当年大姑父来我们家的趣事。大姑父口吃，说话有些结巴，而又喜欢说话。喝酒时，大姑父越发激动，想说话却说不出，脖子上的青筋直扯。我们孩子就站在他身后笑着，父亲实在看不下去，走过来给我们每人一个响板栗……那一次，你说到这，笑得像童年时一样灿烂。可是，那笑容没挂多久，你又沉入了病痛之中。为了缓解你的病痛，我每天从单位坐公交过去陪你。我说起你七八岁时，因为做错了事怕挨打，一个人躲在后园里。但下午，你却用脚踢着一只小鳖回来了。你是我们这个大家庭中的老小，当年母亲怀你时，曾动过不要你的念头。可是你却固执，坚持来到了我们兄弟姐妹之中。你是来跟我们续一段人世的缘分吧？可是，这缘分却仅仅只有四十来年。我2016年从桐城调到合肥，那时就想着兄弟们在一块了，可以多见面，多聊天。可是，病痛已纠缠上了你。见面，心情总是压抑，你却相反地表现出乐观。有时候，还强撑着开玩笑。就连在病房里，病友们说起你，也总是说你热闹。你仿佛对生死看开了，当初，你是自己是去做病理分析的，你说拿到结果后，一个人站在医院大厅里，哭了半个小时。后来，到上海手术，大哥为你请了最好的专家。你说：我会好好治的，怎么着，也得陪着孩子读完高中。

那时，你的孩子我们的侄女儿刚上初中。我们一致说：不就六年吗？小弟你一定行。

结果，三年还差两个月，你没坚持住。你在病床上的最后两个月，几乎不太说话。身子一天天瘦下去，精神也时好时坏。其实我们都清楚：你心里对自己的病十分明白，有些地方比我们还明白。只是你不说破。疼痛让你更加无言。我没话找话，总想捡些快乐的事说给你。你听着，偶尔惨然一笑。那笑却让人心痛。孩子中考在即，你为了不耽误她学习，坚持不让她到医院看你。还有我们年迈的父母。从生病那一天开始，你就叮嘱我们不要告诉父母，怕他们承受不了。快三年的时间内，你每回桐城，总是告知父母你只是胃不好，需要休息而已。2017年春节，你病情加重。年夜饭，我们在桐城饭店。听完后，你非得要陪着父亲走回去。你本来壮实的身体那时已如薄纸。看着你和八十多岁的父亲一道边走边聊，我鼻子发酸。我真的希望那样的场景会不断重现。可是……

小弟，现在想来，我们对你太狠了，居然答应了你告诉父母的决定。最后两个月，我们也谈到这事。你依然坚持。在你离去前一个半月，你让我召集兄弟姐妹们一道，在你病床前，你平静地交待了一些事情。其实也就两件。一件是感谢我们兄弟姐妹们的付出，二是请好好地待你的孩子。你说得越平静，我们越难受。你走之前三天，我和大哥二哥商量，想用车接父母过来看看你。结果正赶上端午节。就在端午下午的五点，你坚持

到小妹从桐城赶来看了你一眼，然后离去。我们在痛苦中送别了你，接着便是如何向父母开口。父母多病，如果直来直去，他们根本受不了。我们用了三个月的时间，一点点地让他们接受了现实。母亲为此不止一次地骂我们：早该说啊，我也好给他搞点好吃的。

现在，你的孩子即将高考了。三年来，我们尽我们所能，为她创造生活和学习条件。她学习很好，我们也期待着她能考出好成绩。父母虽然快九十岁了，但仍然在桐城老家过着简单的日子。只是他们都偶尔有些糊涂了。糊涂之中，他们总念叨你。

小弟，快三年了。不断有人提起你，我眼前不断浮现的却只有你在病床上的眼神。唯一一次梦见你，是你戴着灰布的帽子，在山道上行走。我至今尚未明白这梦的意味。在另一个世界，你想必也过着自己想过的生活吧？

夜深。听见火车的声音。以前，每到夜晚十一点多，我总能听见火车鸣笛。想起火车，就想起小弟你。作为作家，我只为你写过三篇文字：一是你生病时为你写了首诗，二是你去世后为你写了一段关于火车的话，第三就是这篇文字。写这一切，就像我们是兄弟姐妹一样，都是无上的缘分啊！



唐玉霞致顾伟明——



唐玉霞，在媒体工作。出版有《城人之美》《悠然岁时迁》《千古红颜：她们谋生更谋爱》《回味：美食思故乡》《回味：低头思故乡》《陌上芙蓉开正好》等随笔集。现居芜湖。

顾总：

去年春末，您遽然远行。多么怆然的早晨。直到现在，我们都无法相信，我们依然会说起您，像您还在。

关于您的记忆，不多，却深刻。

我在1995年的8月2日来到位于芜湖市华兴街的老芜湖日报社，我的恩师汤修宪引我到四楼时任芜湖日报总编辑的丁红云那里。丁总编当时在隔壁办公室，即您的办公室。看到我，丁总问了一些情况，您什么也没有

说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您，个子不高，消瘦，动作缓慢，但是气场强大。

1995年底，报社因为办大江晚报招聘员工。我那时年轻，懵懂无知，并不知道如何安顿自己的未来，也没有人指点，就这样稀里糊涂地错过。事后，偶然一次机会，一位老师说您曾经问她，为什么唐玉霞不参加招聘考试？不参加招聘考试她怎么解决自己的编制问题？

我一直在心里默记这份素昧平生的关怀。

仅此而已。此后多年与您并无交集。您作为原芜湖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，分管大江晚报，我一直在芜湖日报工作，几乎没有交集。您杂文写得好，在《大江晚报》上有专栏叫“韦月闲话”，很能吸粉。那是报纸和报纸文字的黄金时代。虽然我每一次都认真去读“韦月闲话”，看着《大江晚报》蓬勃地发展起来，终是旁观者。我和常年在晚报、在您麾下工作的同事不同，他们几乎每个人都能说出很多您的运筹版面、纵横文字、铁肩担当、宽严相济。我也多次听一直在晚报工作、现在的晚报副总编辑黄瑶琴说起，当年您在晚报的挥斥方遒，一个版面或稿件出来，如果得到您的点评，无论臧否都如获至

宝，您的一句话几行字，精辟到位、口服心服……这些我都无缘聆听，这是我从业二十多年的憾事。

和您接触较多，已经是在您退休之后。您帮一家房地产公司办杂志，向我约稿。有时候也会收到您的文章，忆旧感怀，缓缓道来，不复“韦月闲话”的犀利。无论多长的稿子，均是工工整整写在绿色的方格纸上，非常漂亮，这些手稿，我都一一保留着。

您是老派报人，也是老派做人，有情义，每年总要组织我们这些撰稿者聚一下。每一次，您，安静地坐在那里，微笑着倾听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让我觉得有种笃定和安心的感觉。有时候我们的意见实在让您觉得难以认同，您也说两句，说话声音不高，语调平缓，仍然让大家敬畏。只要您开口，真的是一鸟入林百鸟压音。

对于报纸，您是恋恋难舍的，所以一直关注着。您相信报纸有未来，不相信纸媒的式微，那是暂时的困局，那是我们不够努力。您有着一位老人的倔强，也有着一位报人的执着。您是真的热爱。我不知道您是热爱一手缔造的《大江晚报》，还是热爱新闻事业，抑或两者兼而有之，也许早就密不可分。

记得2006年还是2007年，现在回想，那是一段好时光，我们的工作中有很多困扰，唯独没有意识到危机潜伏。有一次部门聚餐，您也在，我们喝了很多酒。为了散酒气，我和黄瑶琴从酒店步行回家，一口气走了五六公里。瑶琴和我们再也没有这样的豪情纵饮了，最好的时光过去了，无论是我们还是报纸，最堪留恋的壮怀也黯淡了。

此后，不再于冥冥中，仍然感到有一位老人默默地注视我们。有一瞬间的轻松，然后，是汹涌而来的虚空。

您远行已近一年。这一年我们的纸媒与过去的一年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没有。依然是在茫然、心乱、挫败、沮丧中，或者说更加的茫然、心乱、挫败、沮丧中，勉力坚持着纸媒的体面和尊严。与其说这是执着，毋宁说是一种习惯。坚持不是因为未来可期，而是因为过去的无法割舍，眼下的走投无路。坚持让我们更加绝望，却也不堪放弃。鲁迅，您最为推崇的鲁迅说过，人最可怕的是，醒来之后忽然发现无路可走。

这篇短文，是在暮春时节致一位远去的老报人，亦是目送一个时代吧。我们被文字和职业蛊惑过的情怀和理想，我们的小时代，真的落幕了。